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

紫荊枝下還家日，花萼樓中合被時。 同氣從來兄與弟，千秋羞詠豆萁詩。

這首詩，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，用著二個故事，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割。第一句說：「紫荊枝下還家日」。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，小同居合爨。長的娶妻叫田大嫂，次的娶妻叫田二嫂。妯娌和睦，並無閑言。惟第三的年小，隨著哥嫂過日。後來長大娶妻，叫田三嫂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，恃著自己有些妝奩，看見夫家一鍋裡煮飯，一桌上吃食，不用私錢，不動私秤，便私房要吃些東西，也不方便，日夜在丈夫面前攪搽：「公堂錢庫田產，都是伯伯們掌管，一出一入，你全不知道。他是亮裡，你是暗裡。用一說□，用□說百，哪裡曉得！目今雖說同居，到底有個散場。若還家道消乏下來，只苦得你年幼的。依我說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將財產三分撥開，各人自去營運，不好麼？」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，認為有理，央親戚對哥哥說，要分析而居。田大、田二初時不肯，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，只得依允。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，三分撥開，分毫不多，分毫不少。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，積祖傳下，極其茂盛，既要析居，這樹歸著哪一個？可惜正在開花之際，也說不得了。田大至公無私，議將此樹砍倒，將粗本分為三截，每口各得一截，其餘零枝碎葉，論秤分開。商議已妥，只待來日動手。

次日天明，田大喚了兩個兄弟，同去砍樹。到得樹邊看時，枝枯葉萎，全無生氣。田大把手一推，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。田大住手，向樹大哭。兩個兄弟道：「此樹值得甚麼！兄長何必如此痛惜！」田大道：「吾非哭此樹也。思我兄弟三人，產於一姓，同爺合母，比這樹枝枝葉葉，連根而生，分開不得。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葉，所以榮盛。昨日議將此樹分為三截，樹不忍活活分離，一夜自家枯死。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，亦如此樹枯死，豈有榮盛之日？吾所以悲哀耳。」田二、田三聞哥哥所言，至情感動：「可以人而不如樹乎？」遂相抱做一堆，痛哭不已。大家不忍分析，情願依舊同居合爨。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，出來看時方知其故。大嫂二嫂，各各歡喜，惟三嫂不願，口出怨言。田三要將妻逐出。兩個哥哥再三勸住。三嫂羞慚，還房自縊而死。此乃自作孽不可活。

這話攔過不題。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，再來看其樹無整理，自然端正，枝枝再活，花萎重新，比前更加爛熳。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，各人嗟訝不已。自此田氏累世同居。有詩為證：

紫荊花下說三田，人合人離花亦然。  
同氣連枝原不解，家中莫聽婦人言。

第二句說「花萼樓中合被時」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，大唐玄宗皇帝所建。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。他原是唐家宗室，因為韋氏亂政，武三思專權，明皇起兵誅之，遂即帝位。有五個兄弟，皆封王爵，時號「五王」。明皇友愛甚篤，起一座大樓，取《詩經·棠棣》之義，名曰花萼。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。又製成大幔，名為「五王帳」。帳中長枕大被，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。有詩為證：

羯鼓頻敲玉笛催，朱樓宴罷夕陽微。  
宮人秉燭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歸。

第四句說「千秋羞詠豆萁詩」。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，篡漢稱帝。有弟曹植，字子建，聰明絕世。操生時最所寵愛，幾遍欲立為嗣而不果。曹丕銜其舊恨，欲尋事而殺之。一日，召子建問曰：「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，朕未曾面試。今限汝七步之內，成詩一首。如若不成，當坐汝欺誑之罪。」子建未及七步，其詩已成，中寓規諷之意。詩曰：

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  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  
曹丕見詩感泣，遂釋前恨。後人有詩為證：  
從來寵貴起猜疑，七步詩成亦可危。  
堪嘆釜其仇未已，六朝骨肉盡誅夷。

說話的，為何今日講這兩個故事？只為自家要說那《三孝廉讓產立高名》。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，也沒子建風流，勝如紫荊花下三田，花萼樓中諸李，隨你不同順的弟兄，聽著在下講這節故事，都要學好起來。正是：

要知天下事，須讀古人書。

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。那時天下又安，萬民樂業。朝有梧鳳之鳴，野無谷駒之嘆。原來漢朝取士之法，不比今時。他不以科目取士，惟憑州郡選舉。雖則有博學宏詞、賢良方正等科，惟以孝廉為重。孝者，孝弟；廉者，廉潔。孝則忠君，廉則愛民。但是舉了孝廉，便得出身做官。若依了今日事勢，州縣考個童生，還有幾□封薦書，若是舉孝廉時，不知多少分上鑽刺，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。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，伯夷之廉，休想揚名顯姓。只是漢時法度甚妙，但是舉過某人孝廉，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，不拘資格，驟然升擢，連舉主俱紀錄受賞；若所舉不得其人，後日或貪財壞法，輕則罪黜，重則抄沒，連舉主一同受罪。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，休戚相關，不敢胡亂。所以公道大明，朝班清肅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會稽郡陽羨縣，有一人姓許名武，字長文，□五歲上，父母雙亡。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，奈門戶單微，無人幫助。更兼有兩個兄弟，一名許晏，年方九歲，一名許普，年方七歲，都則幼小無知，終日趕著哥哥啼哭。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，耕田種圃，夜則挑燈讀書。但是耕種時，二弟雖未勝鋤，必使從旁觀看。但是讀時，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，將句讀親口傳授，細細講解，教以禮讓之節，成人之道。稍不率教，輒跪於家廟之前，痛自督責，說自己德行不足，不能化誨，願父母有靈，啟牖二弟，涕泣不已。直待兄弟號泣請罪，方才起身，並不以疾言厲色相加也。室中只用鋪陳一副，兄弟三人同睡。如此數年，二弟俱已長成，家事亦漸丰盛。有人勸許武娶妻，許武答道：「若娶妻，便當與二弟別居。篤夫婦之愛，而忘手足之情，吾不忍也。」繇是晝則同耕，夜則同讀，食必同器，宿必同床。鄉里傳出個大名，都稱為「孝弟許武」，又傳出幾句口號，道是：

陽羨許季長，耕讀書夜忙。教誨二弟俱成行，不是長兄是父娘。

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，交章薦舉，朝廷徵為議郎，下詔會稽郡。太守奉旨，檄下縣令，刻日勸駕。許武迫於君命，料難推阻，吩咐兩個兄弟：「在家躬耕力學，一如我在家之時，不可懈廢業，有負先人遺訓。」又囑咐奴僕：「俱要小心安分，聽兩個家主役使，早起夜眠，共扶家業。」囑咐已畢，收拾行裝，不用官府車輛，自己雇了腳力登車，只帶一個童兒，望長安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京朝見受職。

長安城中，聞得孝弟許武之名，爭來拜訪識荆，此時望重朝班，名聞四野。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，多欲以女妻之者。許武心下想道：「我兄弟三人，年皆強壯，皆未有妻。我若先娶，殊非為兄之道。況我家世耕讀，僥倖備員朝署，便與縉紳大家為婚，那女子自恃家門，未免嬌貴之氣。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，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，妯娌之間，怎生相處！從來兄弟不睦，多因婦人而起，我不可不防其漸也。」腹中雖如此躊論，卻是說不出的話。只得權辭以對，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，不敢停妻再娶，恐被宋弘所笑。眾人聞之，愈加敬重。況許武精於經術，朝廷有大政事，公卿不能決，往往來請教他。他引古證今，議論悉中窳要。但是許武所議，眾人皆以為確不可易。公卿倚之為重。不數年間，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。

忽一日，思想二弟在家，力學多年，不見州郡薦舉，誠恐怠荒失業，意欲還家省視。遂上疏，其略云：

臣以菲才，遭逢聖代，致位通顯，未謀報稱，敢圖暇逸？但古人云：『人生百行，孝弟為先。』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』先

父母早背，域兆未修。臣弟二人，學業未立。臣三□未娶。五倫之中，乃缺其三。願賜臣假，暫歸鄉里。倘念臣犬馬之力，尚可鞭笞，奔馳有日。

天子覽奏，准給假暫歸，命乘傳衣錦還鄉，復賜黃金二□斤為婚禮之費。許武謝恩辭朝，百官俱於郊外送行。正是：

報道錦衣歸故里，爭誇白屋出公卿。

許武既歸，省視先塋已畢，便乃納還官誥，只推有病，不願為官。過了些時，從容召二弟至前，詢其學業之進退。許晏、許普應答如流，理明詞暢。許武心中大喜。再稽查田宅之數，比前恢廓數倍，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。武於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，先與兩個兄弟定親，自己方才娶妻，續又與二弟婚配。

約莫數月，忽然對二弟說道：「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。今吾與汝，皆已娶婦，田產不薄，理宜各立門戶。」二弟唯唯惟命。乃擇日治酒，遍召里中父老。三爵已過，乃告以析居之事。因悉召僮僕至前，將所有家財，一一分割。首取廣宅自予，說道：「吾位為貴臣，門宜榮戟，體面不可不肅。汝輩力田耕作，得竹廬茅舍足矣。」又閱田地之籍，凡良田悉歸之己，將磽薄者量給二弟，說道：「我賓客眾盛，交遊日廣，非此不足以供吾用。汝輩數口之家，但能力作，只此可無凍餒。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。」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，說道：「吾出入跟隨，非此不足以給使令。汝輩合力耕作，正須此愚蠢者作伴，老弱饋食足矣，不須多人，費汝衣食也。」

眾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，這番分財，定然辭多就少。不想他般般件件，自占便宜。兩個小兄弟所得，不及他□分之五，全無謙讓之心，大有欺凌之意。眾人心甚是不平，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，竟自去了。有個心直口快的，便想要開口，說公道話，與兩個小兄弟做喬主張。其中又有個老成的，背地裡捏手捏腳，教他莫說，以此罷了。那教他莫說的，也有些見識，他道：「富貴的人，與貧賤的人，不是一般肚腸。許武已做了顯官，比不得當初了。常言道：疏不間親。你我終是外人，怎管得他家事。就是好言相勸，料未必聽從，枉費了脣舌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。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，□分之美，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！，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，必然爭論。等他爭論時節，我們替他做個主張，卻不是好！」正是：

事非干己休多管，話不投機莫強言。

原來許晏、許普，自從蒙哥哥教誨，知書達禮，全以孝弟為重，見哥哥如此分析，以為理之當然，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。許武分撥已定，眾人皆散。許武居中住了正房，其左右小房，許晏、許普各住一邊。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，暇則讀書，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，以此為常。妯娌之間，也與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。從此里中父老，人人薄許武之所為，都可憐他兩個兄弟，私下議論道：「許武是個假孝廉，許晏、許普才是個真孝廉。他思念父母面上，一體同氣，聽其教誨，唯唯諾諾，並不違拗，豈不是孝？他又重義輕財，任分多少，全不爭論，豈不是廉？」起初里中傳個好名，叫做「孝弟許武」，如今抹落了武字，改做「孝弟許家」，把許晏、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。那漢朝清議極重，又傳出幾句口號，道是：

假孝廉，做官員；真孝廉，出口錢。假孝廉，據高軒；真孝廉，守茅檐。假孝廉，富田園；真孝廉，執鋤鎌。真為玉，假為瓦，瓦登廈，玉拋野。不宜真，只宜假。

那時明帝即位，下詔求賢，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，登門禮聘，傳驛至京。詔書到會稽郡，郡守分諭各縣。縣令平昔已知許晏、許普讓產不爭之事，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學真廉，行過其兄，就把二人申報本郡。郡守和州牧，皆素聞其名，一同舉薦。縣令親到其門，下車投謁，手奉玄纁束帛，備陳天子求賢之意。許晏、許普謙讓不已。許武道：「幼學壯行，君子本分之事，吾弟不可固辭。」二人只得應詔，別了哥嫂，乘傳到於長安，朝見天子。

拜舞已畢，天子金口玉言，問道：「卿是許武之弟乎？」晏、普叩頭應詔。天子又道：「聞卿家有孝弟之名。卿之廉讓，有過於兄，朕心嘉悅。」晏、普叩頭道：「聖運龍興，闢門訪落，此乃帝王盛典。郡縣不以臣晏、臣普為不肖，有濶聖聰。臣幼失怙恃，承兄武教訓，兢兢自守，耕耘誦讀之外，別無他長。弟等何能及兄武之萬一。」天子聞對，嘉其謙德，即日俱拜為內史。不五年間，皆至九卿之位。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，然滿朝稱為廉讓。

忽一日，許武致家書於二弟。二弟拆開看之，書曰：

匹夫而膺辟召，仕宦而至九卿，此亦人生之極榮也。二疏有言：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』既無出類拔萃之才，宜急流勇退，以避賢路。

晏、普得書，即日同上疏辭官。天子不許。疏三上，天子問宰相宋均道：「許晏、許普壯入仕，備位九卿。朕待之不薄，而屢屢求退，何也？」宋均奏道：「晏、普兄弟三人，天性孝友。今許武久居林下，而晏、普並駕天衢，其心或有未安。」天子道：「朕並召許武，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？」宋均道：「臣察晏、普之意，出於至誠。陛下不若姑從所請，以遂其高。異日更下詔徵之。或仿先朝故事，就近與一大郡，以展其未盡之才，因使便道歸省，則陛下好賢之誠，與晏、普友愛之義，兩得之矣。」天子准奏，即拜許晏為丹陽郡太守、許普為吳郡太守，各賜黃金二□斤，寬假三月，以盡兄弟之情。許晏、許普謝恩辭朝，公卿俱出郭，到□里長亭，相餞而別。

晏、普二人，星夜回到陽羨，拜見了哥哥，將朝廷所賜黃金，盡數獻出。許武道：「這是聖上恩賜，吾何敢當！」教二弟各自收去。

次日，許武備下三牲祭禮，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，拜奠了畢，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。許氏三兄弟，都做了大官，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，自然聲勢赫奕。聞他呼喚，尚不敢不來，況且加個請字。那時眾父老來得愈加整齊。許武手捧酒卮，親自勸酒。眾人都道：「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，老漢輩安敢僭先！」比時風俗淳厚，鄉黨序齒，許武出仕已久，還叫一句「長文公」。那兩個兄弟，又下一輩了，雖是九卿之貴，鄉尊故舊，依舊稱「哥」。許武道：「下官此席，專屈諸鄉親下降，有句肺腑之言奉告。必須滿飲三杯，方敢奉聞。」眾人被勸，只得吃了。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，各敬一杯。眾人飲罷，齊聲道：「老漢輩承賢昆玉厚愛，借花獻佛，也要奉敬。」許武等三人，亦各飲訖。眾人道：「適才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，老漢輩拱聽已久，願得示下。」許武疊兩個指頭，說將出來。言無數句，使聽者毛骨聳然。正是：

斥鷃不知大鵬，河伯不知海若。

聖賢一段苦心，庸夫豈能測度。

許武當時未曾開談，先流下淚來。嚇得眾人驚惶無措。兩個兄弟慌忙跪下，問道：「哥哥何故悲傷？」許武道：「我的心事，藏之數年，今日不得不言。」指著晏、普道：「只因為你兩個名譽未成，使我作違心之事，冒不韙之名，有玷於祖宗，貽笑於鄉里，所以流淚。」遂取出一卷冊籍，把與眾人觀看。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。眾人還未曉其意。許武又道：「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，原要他立身行道，揚名顯親。不想我虛名早著，遂先顯達。二弟在家，躬耕力學，不得州郡徵辟。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，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，說他因兄而得官，誤了終身名節。我故倡為析居之議，將大宅良田、強奴巧婢，悉據為己有。度吾弟素敦愛敬，決不爭競。吾暫冒貪饕之跡，吾弟方有廉讓之名。果蒙鄉里公評，榮膺徵聘。今位列公卿，官常無玷，吾志已遂矣。這些田房奴婢，都是公共之物，吾豈可一人獨享！這幾年以來，所收米穀布帛，分毫不敢妄用，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。今日交付二弟，表為兄的向來心跡，也教眾鄉尊得知。」

眾父老到此，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。自愧見識低微，不能窺測，齊聲稱嘆不已。只有許晏、許普哭倒在地，道：「做兄弟的，蒙哥哥教訓成人，僥倖得有今日。誰知哥哥如此用心！是弟輩不肖，不能自致青雲之上，有累兄長。今日若非兄長自說，弟輩都在夢中。兄長盛德，從古未有。只是弟輩不肖之罪，萬分難贖。這些小家財，原是兄長苦掙來的，合該兄長管業。弟輩衣食自足，不消兄長掛念。」許武道：「做哥的力田有年，頗知生殖。況且宦情已淡，便當老於耨鋤，以終天年。二弟年富力強，方司民

社，宜資莊產，以終廉節。」晏、普又道：「哥哥為弟輩而自污。弟輩既得名，又欲得利，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。不惟玷辱了祖宗，亦且玷辱了哥哥。萬望哥哥收回冊籍，聊減弟輩萬一之罪。」

眾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，你不收，我不受，一齊向前勸道：「賢昆玉所言，都則一般道理。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，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；兩位若逕受了，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。依老漢輩愚見，宜作三股均分，無厚無薄，這才見兄友弟恭，各盡其道。」他三個兀自你推我讓。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，挺身向前，厲聲說道：「吾等適才分處，甚得中正之道，若再推遜，便是矯情沽譽了。把這冊籍來，待老漢與你分割。」許武弟兄三人，更不敢多言，只得憑他主張。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，各自管業。中間大宅，仍舊許武居住。左右屋宇窄狹，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、普，他日自行改造。其僮婢，亦皆分派。眾父老都稱為公平。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，邀入正席飲酒，盡歡而散。

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為歉，欲將所得良田之半，立為義莊，以贍鄉里。許晏、許普聞知，亦各出己產相助。里中人人嘆服，又傳出幾句口號來，道是：

真孝廉，惟許武；誰繼之？晏與普。弟不爭，兄不取。作義莊，贍鄉里，嗚呼！孝廉誰可比？

晏、普感兄之義，又將朝廷所賜黃金，大市牛酒，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。如此三月，假期已滿，晏、普不忍與哥哥分別，各要納還官誥。許武再三勸諭，責以大義，二人只得聽從，各攜妻小赴任。

卻說里中父老，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，備細申聞郡縣，郡縣為之奏聞。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，稱其里為孝弟里。後來三公九卿，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，不宜逸之田野。累詔起用。許武只不奉詔，有人問其緣故，許武道：「兩弟在朝居位之時，吾曾諷以知足知止。我若今日復出應詔，是自食其言了。況方今朝廷之上，是非相激，勢利相傾，恐非縉紳之福；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。」人皆服其高見。

再說晏、普到任，守其乃兄之教，各以清節自勵，大有政聲。後聞其兄高致，不肯出仕。弟兄相約，各將印綬納還，奔回田里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遊，盡老百年而終。許氏子孫昌茂，累代衣冠不絕。至今稱為「孝弟許家」云。後人作歌嘆道：

今人兄弟多分產，古人兄弟亦分產。古人分產成弟名，今人分產但鬻爭。

古人自污為孝義，今人自污爭微利。孝義名高身並榮，微利相爭家共傾。

安得盡居孝弟里，卻把闌牆來愧死。